



【名家背影】

我记忆中的陶愚川先生

□ 张顺清

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，中断多年的科学技术人员职称晋升工作恢复了。因为晋升职称要考外语，外语系应当地驻军单位要求，曾向曲阜的“一四二”医院和“八三八”仓库、兖州的“九一”医院等单位派去教师，举办培训班，帮助有关人员学习外语。当时，陶先生被派到了“九一”医院。培训班结业时，我和系主任陈雅民同志应邀出席了结业典礼，并受到了宴请。开宴前，我问陶老师酒量如何。他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说“不要忘记我是绍兴人”。我说“明白了”。我知道，绍兴是出好酒的地方，“状元红”、“花雕”就是那里的名酒。

陶先生在接受了主人的一次敬酒之后，就全然不理会酒桌上的那套程式，不言不语，独自吃了起来，任凭他人说东道西，从不插言。只在医院领导肯定他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和良好的教学效果，一再表示感谢时，他才回了三个字：“应该的。”有个军医说，陶先生掉了几颗牙，他们几次提议为其免费修补，都被谢绝了。此时，陶先生依然不说话，好像军医说的不是他，而是另一个人。事后，我问过陶先生，在“九一”医院期间，正好有机会补牙，为什么不同意呢？他做了简短的回答：“那是自然现象，勿需补的。”

陶愚川先生有着很强的记忆力。“文革”初期，外语系所在教学楼的楼道两边墙壁上，满是大字报，其中，也有不少涉及陶愚川的。于是，就有“红卫兵”勒令陶去看关于他的大字报，还要考问，检查他是否看过。这就不得不看了，陶先生拿着一本32开的油光纸笔记本和一个铅笔头，在楼道

里走着、看着，偶尔在本上记几个字。就这样，楼上楼下看一遍，就把揭批他的大字报内容装进了脑子，任凭怎么考问，都能过关了。

外语系的庄上峰先生曾对我说，在老教师中，他最佩服敬重的是陶愚川先生。他说，陶不仅品行好，而且学问也好。他讲了“文革”中他和陶去劳动改造的一些事。有一次，劳动中间休息时，陶请庄随便说个字，他就能背一首里面有这个字的唐诗。庄说了几个字，果然如此。他很敬佩陶先生对唐诗的熟知程度和强记能力，说“不服不行”。

从陶愚川先生所写的《留日、留美杂忆》中得知，他于1912年7月生于浙江绍兴。1930年8月至1934年7月在上海大学教育学院学习。1934年11月，入日本早稻田大学，“专攻教育、哲学及教育史”。1936年秋，又到了美国，“入密歇根大学学习西洋教育史”。1938年10月回国。

陶先生终身未婚。传说，年轻时，他曾有一位恋人，二人情深意笃。不料，未及步入婚姻殿堂，恋人便去了天国，陶先生悲痛不已，从此，便独身一人生活。

陶先生人生旅途的后几年是在泰山疗养院度过的。我在党委工作期间，曾几次去看望他。在疗养院，陶先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我是单身，但我不是独身主义者。我深知，单身是很苦的。”这大概就是他久藏心底的人生感悟吧。对其苦，苦在何处，苦到什么程度，非单身者是无法想象的。

1998年，陶愚川先生在泰山疗养院去世，享年86岁。

(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)

【行走笔记】

内比都的白象与别墅

□ 朱树松

缅甸首都内比都的前身是一个小镇，宽敞平坦的大街上，寥寥无几的行人在树荫下悠哉游哉地走着，偶尔可见骑自行车或摩托车的人飞奔而过，汽车马达轰鸣行驶的声音几乎听不到。内比都是世界上唯一找不清市区或者说没有市中心的首都。政府机构散建在各处密林山丘的掩映之中，偶露峥嵘，有点神秘。在缅甸政府一位部长助理的陪同下，笔者一行参观了内比都新建的玉石博物馆和白象园。

白象园坐落在内比都信仰光大金塔的一侧，里面供奉着一大一小两只白象。在缅甸，白象是一种吉祥的象征，据介绍，缅甸将有好兆头的时候，白象才会出现。内比都的那一只大白象就是在内比都被正式宣布为首都的前几年，才在缅甸西北部的原始森林中发现的。

当时，缅甸政府还为象征吉祥的白象举行了盛大的庆典，并把白象“请”到新设首都内比都供奉起来，以为缅甸的前程祈福。

其实，在内比都，笔者更感兴趣的足在内比都所寄寓的别墅。

这酒店的别墅群坐落在好大一片起伏有致的山包的坡洼处，环境优雅，空气清新，南国树木如伞盖掩映着一幢幢别致雅巧的别墅楼阁。人居其中，浑然感觉入仙境一般。虽然，其时内比都处于32摄氏度的高温中，可和煦的暖风吹拂得人心陶醉，一下车笔者就感到无比的惬意，没有一丝不适的身处异国他乡的感觉。

这是笔者第一次来缅甸。可这第一次，就被缅甸的自然环境给强烈地吸引住了——多么好的原生态啊！或许，在现实的地球上，这里会被一些政客和所谓的科学家们称为落后，还要“改善”这“落后”的生态，可在笔者眼里，所谓的先进，正是由无情的破坏者的手无端地毁灭着人类的生存环境，逼迫着人类一步步走近死亡，却还乐呵呵地浑然不知！

早上的别墅酒店，一股股嫩草的清芳，融合着带有润露的晨风沁人肺腑，静谧之中，充满着活力。走出别墅，远远地看到有几位酒店的员工正在整理草坪。他们有说有笑地坐在草地上，悠闲地操作着，没有丝毫的紧迫感，就像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草地上随意地玩耍。从他们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和顺风入耳、宛如莺啼的笑语声中，笔者想象得出他们心中的安详，艳羡之心顿起，自忖道：这就是“真如自在”的幸福吧！

在另一处树荫里，一位男性员工正俯身在一棵小树下，在树根处慢慢地做着什么，他的草帽抛在远处，看得出来，他已经为周围的树木花丛忙碌了一段时间了——他做工的神态，透出他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和生活的无忧——自在！自得！

物质的充盈，只能使人们产生更大的物欲。只有精神厚重积淀的满足，才是真正的幸福。笔者慢慢地想着，并细细地品味着这块由昆仑龙脉支脉延伸出来的土地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书法家、诗词家)

【读史札记】

米芾那些事儿

□ 常跃强

尔。呵呵。临古帖尤奇，获之甚幸。”苏东坡还称赞他的书法是“风樯阵马，沉着痛快”。

他信心很足，他抗争，他不服，他几乎谁也不服。他对宋徽宗说：沈辽排字，苏轼画字，黄庭坚描字，蔡京不得笔，蔡卞得笔，但缺少逸韵。说来说去，他是谁也不服！他嫌他们都写得不自然，不能“振迅天真，出于意外”，把“情”融于隐然的意韵之中。

最后，他甚至连“二王”也不服了。传说有一次宋徽宗新造了一个屏风，让他写几个字，他龙飞凤舞地写完之后，十分得意，把笔一掷，说了一句吓人的话：一扫“二王”恶札，照耀皇宋万古！他的话刚说完，宋徽宗就从屏风后面转过来了。宋徽宗没说话，这耐人寻味！

我认为他说这话也狂也不狂。说他狂，确实有点过了。“二王”是谁？要知道，王羲之是中国的书圣呀！说他不狂，也有道理，米芾这人创新意识特强，《宋史》上说“芾为文奇险，不蹈袭前人轨辙”，为文如此，书法上亦如此，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。先学颜真卿，再学欧阳询、沈传师、段季展、褚遂良，最后学“二王”。米芾的艰苦努力，使他迈往凌云，当时就有人称赞他的书法为天下第一，他在《伯充帖》中谦虚了一下，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。他有这个自信，也自觉当得起。

其实，史上也早就有了定评。《宋史》上说他：“特妙于翰墨，沈著飞翥，得王献之笔意。”从这一点上说，那些高中

的举子，又有谁能跟米芾比呢？

至于他“冠服效唐人，风神萧散，音吐清畅，所至人聚观之”，也不过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罢了，或者说，就是想出名。在封建社会这被看做另类，或者说“不能与世俯仰”。现在看来，这又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？眼下很多书画家花钱买版面来“炒”自己，人家米芾可没花钱！

我认为，自书圣王羲之一出，天下书者能从王书这里打出“筋斗”的，只有两人，一是颜真卿，再就是米芾了。正像董其昌说的，“脱尽本家笔，自出机轴，如禅家悟后，拆肉还母，拆骨还父，呵佛骂祖，面目非故。虽苏、黄相见，不无气慑。晚年自言无右军一点俗气，良有以也。”这里单举一字，比如《蜀素帖》中的“岸”字，米芾就比王羲之写得好！有一位大书法理论家批注曰：“岸”妙在横撇。与《集王圣教》“同臻彼岸”字相较，胜在姿态，王则平庸矣。

多少年来，人们一说就是颜、柳、欧、赵四大家，颜、柳、欧都是唐人，不可能评价米芾，可是，赵孟頫对米芾却是崇拜得“五体投地”呀！有一次赵孟頫的一位朋友得了米芾的一幅字，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中间缺了两行，赵的那位朋友要赵孟頫摹仿米字给补上，赵孟頫也答应了。可是，赵孟頫连写了七八遍也没成功，最后只好承认办不成了。所以他说：米老书，如游龙跃渊，骏马得御，矫然拔秀，诚不可攀也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)

米芾这个人很怪异，个性清高，举止狂傲，既癫又痴，弄出了许多让常人觉得颇不合情理的事儿。一个宋朝人，却穿唐巾深衣，戴高檐帽，因又嫌高檐帽碍轿顶，索性把轿顶拆下来，坐着个没顶的轿子招摇过市；再就是他有洁癖，据说他洗手之后不用手巾擦，一直拍手到干。遇到一个叫段拂的人，米芾一眼就看中了，连称：“真吾婿也！”后来，米芾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。传说有一次他让苏东坡看他的宝砚，苏东坡就逗了他一回，故意试试他的宝砚是否发墨，朝砚池里吐了几口唾沫，米芾勃然变色，随将污砚相赠。再者，他爱石成癖，玩石有瘾，竟然具官服向官署前一块丑石下拜，并称之为兄，因此遭弹劾、被罢官，然终不悔……于是，人称他为“米癫”、“米痴”。

自己癫痴不自知，竟求证于苏东坡。据说有一次他很郑重地问苏东坡：人人都说我癫、痴，你说呢？

苏东坡笑笑：我从众。

米芾的癫狂是有原因的。一是对世俗的抗争，二是哗众取宠，这些都是为了摆脱那个时代笼罩在他心头上的阴影。我们读《宋史》，才得以了解到，米芾的母亲阎氏曾在宫内侍奉过神宗赵顼的母亲并为神宗乳母，其实说侍奉是官话，用大白话说那就是神宗皇帝就是米芾的母亲接生的。因为这层关系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走后门”，米芾得以授秘书省校书郎(从八品)，从此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。

那时候视科举出身为正